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揮麈後録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熊中文

揮麈後録卷八

宋　王明清　撰

黄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明清後閲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

巡按至泗州臨淮縣東門外忽見一小虵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複金紙迎之遂入箱中并箱複送至廟中知縣黄箄差人報稱所有箱内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虵止有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蟲一箇次日早差人齎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别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以别錢而示以開通

元寶以其有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内外財賦豐羨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寶錢一文及小青蟲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通錢并青蟲兒

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投之河中以戒詭誕
敬綴於編仰見祐陵聖聰明察姦欺繇是而知所謂
陳舉者誠無忌憚之小人所為若是不獨宜州之一
事也遺臭千載可不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為司農
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瞽者過門呼
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下當動殊不如
意壽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是時伯祖已

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掛冠去國
明年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寶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
陞朝遷太中大夫又數年年八十一迺終伯祖名得
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塵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說以謂金
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夫之負名
望者有范寥信中戍都入蜀公之族孫始名祖石能
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寥入廣以訹黃太史

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中聞其說亟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詣闕陳其事朝廷興大獄坐死者數十人寥以無學籍授左藏庫副使賜予甚厚寥又言潤州進士湯東野德廣實資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廣自布衣授宣義郎司農寺薄賜緋衣寥每對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史之使魯直在奈何甥氏曾宏父云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驗羣小從

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怒其惑衆禽至庭下索其度
牒江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抹之從杖一百斷治
還俗遞遞逐出境自是長髪從衣冠游號落托野人初
以占風水為生又以淫巧之術走士大夫門因遂猖
獗既敗捕獲於眞州城西儀眞觀室中有美婦人十
餘獄中供出蹤跡本末時仲游死已久詔特贈太中
大夫官其二孫史册不載畢氏干煕存焉
蔡文饒嶷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細行以豪自

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云此疑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官職壽數與疑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即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晉爲内相耶律德光侵京師載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應歷集十卷後濤相漢猶及見本朝有傳載三朝史中濤五世孫即漢

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鄴建炎初守越州隨敵北去亦爲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譓即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

潰數日漆絮敗潰屢迹盡露上怒黜譓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産之智焉在譓至之孫也輿乘疑作魚烹

政和中將作監賈讜明仲奉詔爲童貫治賜第於都城既落成貫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覩而恩恩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無它幸見過點心而已明仲領其意詰朝既見賓主不交一談頃之一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之皆眞珠也各命二雙鬟

捧卓子一隻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銀鐐竈即廳之側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屬初以銀次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絶目所未覩三杯即徹賈亦辭出甓至局中然後歸舍見數人立於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繇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中讜達之孫也　賈虞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

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極力照矚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囚肆之徒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為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先見之明中丈舅云

劉斯立跂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人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平杜門却掃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贊者來爲州鈐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客廨舍適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人寄聲欲致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幷招斯立所厚善者預席從郡中假侑觴之人極其歡洽有李延年者嘗坐法失官亦居是邦頗厠其間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適往京師理雪時

王黼爲中司延年與之有舊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有何事延年即以王君開燕爲言黼又詢席間有何說延年云廣坐中及宫闈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其語延年出於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禔爲證黼即以上聞詔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於鄆方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禽赴天獄鍛鍊訊掠極其苦楚惟禔抵讕不承方欲

移理問斯立之猶子長言閙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鋭
遂自陳言從己出獄具長言寘刑竄海島斯立編管
壽春府㡳問主賓既皆坐罪下至奔走執事倡優侍
姬悉皆决杖延年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得食而然
然比之秦邸獄寃則尤爲酷焉禔清臣子斯立王定
國壻也趙子通及忠肅孫董云
王倫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榖俱以材顯母晁
氏昭德族女家貧無行不能治生爲商賈好椎牛酤

酒往來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間亦以俠自任賙人
之急數犯法幸免聞士大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先人
在京師正道聞亦款門先人以其倜儻待頗加禮一
日從先人乞詩送行云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
宣和末先人去國不復相聞正道必與孫仲益有布
衣舊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
第正道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
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於上士美曰方退閑薦士非

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曾有言今前宰執赴殿
廷議事正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命之時也士美不
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眞宗故相王
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
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金人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
城既急它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
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
解所佩夏國寶劒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

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
豪俠萬餘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文
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冠文縝斥曰若何人敢至
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
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既不用
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亡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决正
道懼無以自脫時仲益在禁中因求計仲益仲益曰
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以示之

仲益曰得此足矣予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予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畫旨送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即位於宋倫走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畧云冑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龍圖閣

學士爲摔宫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北邊倫雖無大過人然大膽敢爲既貴之後凡往日故舊與夫屠販之友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既拘於北北人欲用爲留守不從而殺之褒卹甚厚李平仲孫長文互言如此先人爲之作御劍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彦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濫彦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三字慚而忍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

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窘搜思甚久院吏倉
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修撰
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内有巨室蓄一瑪瑙盆每
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適爲
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
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旨
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

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
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
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
訟寃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追路
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爲廣漕代良併往鞫
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
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
述復姦利不法爲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

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並至今猶在貪暴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趙子通濬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馳譽中外後盡棄儒業鰥居子然年亦遲莫惟留心内典苦身自約不復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卜肆子我云吾既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强之瞽者布八字畢曰官人

來年狀元及第矣子我顧先人云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値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上台以予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蓋十數種欲拆又芳皆曾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

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曰正好懽娛歌葉
樹數聲啼鳥不妨沈醉拚畫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
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
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
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
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頴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

稙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饟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齎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繇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𠋣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

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葬之爲作墓志迺曰天寳之末姚宋何罪云 馮于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覩高宗御札一幅云朕比觀黄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左諫議大夫忒尚在即以此官名之其後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

門蔭者以爲榮觀師川既至闕入對益契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師川仕欽宗爲郎二聖北去張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號慟卒不自汙掛冠以去故上有立節可嘉之語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來即呼至前驅使之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鎮曰公何足以知此

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文書邪師
川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終於知信
州師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為給
事中計議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國史東坡先生
行吉甫謫詞有云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既是
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一向
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閒食祠禄者四十年始
調通判吉州平生釐務者三數考宣和末方入朝後

來登用甚驟焉既没而眷寵終不少衰其子瑀嘗出
示高宗所賜御書光武紀後復親批云卿近進言使
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
書一編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札惡甚無足
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没後十年瑀貧不
能家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爲表既干乙覽
上爲之愴然面諭執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敵騎忽至六飛即日南渡百僚

竄身揚子江津舟人乗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淩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於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没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

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託此以全其命乎許彥周云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日晨起庖下釜鳴甚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長迺負才名於未第時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爲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舊銜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爲通判郡事釜席間戲語云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

也是時語禁正嚴求道告訐於朝興大獄搖坐免官就擢求道守儀真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小寇王始之語向仲德云

揮麈後録卷八

揮麈後録卷九

宋 王明清 撰

王廷秀字頴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薦爲臺屬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録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吕二張俱有記録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頴彦之明白無偏今録於左建炎巳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

勝非爲相罷蘗蒌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閉外變宫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臨安府使院爲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内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葉份亦在少次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内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閹走入學士院自刭不

死队前厠聞駕御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内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壓上擒以付苗劉即時斬首摽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祇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巳而復名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卅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入甲冑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

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兇挾以脅制欲上爲内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喻之使退不從左右請言太后出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宫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

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况今强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員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顧

翰林學士李邴令草詔邴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强盛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凶兵退上亦徒步歸内中時巳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臥尸枕藉皆内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爲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名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名致之太后復遣老宫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凶更至朝堂道聞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强敵凶熖可畏行者開

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遣士人馮轓來議欲以上爲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俊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齎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時吕頤

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棠直閣吳說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沖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敵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顏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

爲之也內人六十四人肩輿過二凫遣入偵伺恐匿
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
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凫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
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弁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
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次嘉禾
二十五日名百官聽詔書大意云北人以睿聖不當
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爲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
君爲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

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轂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宫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㑹得復聞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轂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名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轂對乞次名廷秀太后云今日之

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審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議郎宋邴書

次即張浚奏言睿聖皇帝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略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爲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於外必召變而張浚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瑴入奉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

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㲄遂遷西樞以中書舍入張守爲中丞頤浩等會兵尅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吉名百官睿聖宫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户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立班次忽有戎裝紫衫帶子也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

執從官並繫犀帶令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選入知鄭州滎澤縣敵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爲苗傳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掩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杭州太守常視事在大廳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傳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頒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爲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

出轉龍山縣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浚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澂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誅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至臺申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實款其初王世修嘗與二兇語閹官恣横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官者以射鴨爲樂至杭州日羣閹

游湖山世修以劄子具陳其事張澂不納世修懡㦬而退以其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爲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

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中軍
寨於宮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
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毆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
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闌入法理會僅以章行
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
司前軍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并貶王元左言皆
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略誰何故也六日廷
秀對疏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為暫都計上亦知

此非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𫎇吳説范仲熊讀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梟首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迺貸希孟死流嶺南而賞諠兩官

穎彥又記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覘者報敵人分兵渡江一自採石入建康一自黄州

過興國軍度採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
上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聞敵人十九日
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明州避敵十二月
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於
越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
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
日遂羣噪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
捕亂者戮其爲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

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巳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敵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遂遣人齎書投拜敵人挼兵入越俊兵在明乘其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刼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

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敺其卒走鏖衆來痛擊𢧐死積稻稈瘢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體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敵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黄鄮車廄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敵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徐人抵敵寨敵酋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敵兵乘之叩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

擒甃二渠敵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鏖敗之而俊亟令収兵要之得失略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愷而策勲其後肆晝文云鄞水剿絶其太半蓋謂是也其夜敵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敵人駐餘姚治攻具請於臨安之大渠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日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徒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過從夜飲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衆

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尅敵而

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

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大者留使

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轢壓之而實於麗

輿篰藏儲糧載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橫

肆爽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

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揭浮橋之版居人扶攜沿絙

索而渡卒復邀奪其所齎擁排過抑墜水者數千哀

號震天地城中唯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仗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敵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敵果復至營廣德湖僑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塡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走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敵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

既而破定海以舟絶洋刧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轉碕海道最險處也)遂回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渠長請於臨安之大帥(大帥乃四太子)云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揚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者敵人既去城外羣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刧毒甚於敵州縣官逃避未還有蔣安義張鼒者受敵人僞命蔣爲

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銜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鄜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遣敵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釐自象山歸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檄糧料兵遂之越不知傅崧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蔣璉兇

悍人也前此羣聚防守幸敵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强梁會洪道卒有毆其黨者一夕𢿱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洪道縣丞白彥奎哀祈泣懇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旣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斸民居窖藏逃逍之家偶脫死餒餓甚矣歸故址取所藏給朝夕則羣卒强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鉤撈摝河陂池井閭謂之

闕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强斂并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温航海至明時井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頴彥家居四明之海濱宜知其詳

建炎庚戌先人任樞密院編修十月淮南宣撫司奏楚州城陷鎮撫使趙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傳以進

乙覽嘉歎久之今載於後趙立徐州張益村人政和

初隸州之武衛軍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言
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又戍大名
府以捕賊功補本軍都虞候資政殿學士王復守徐
州立在帳下是時金人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轉戰
京東所至官吏望風避去建炎三年三月侵徐州重
圍既合復率軍民登城力戰命立專往來守禦外援
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灑
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涕以賞立敵帥尼堪在

城下憤其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廳事不肯逃遣人謂敵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敵猶諭復投降復不從罵敵求死由是與盡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戰奪門以出爲敵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屍撫之慟哭親爲掩藏立知敵兵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敵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爲兵歃血相誓戮力平戎退

者必斬立之叔㢠後期而至立謂曰叔以我故亂法
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敵遁去追躡
殺獲甚多遂推立爲長乘瘡痍之後拊循其民恩意
户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朝廷授忠翊郎權知徐州
事立奏爲復置廟城中賜名忠烈每出師與遇歲時
必率衆泣禱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佑遺民
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杜充守建康軍兼淮南京東宣
撫使命會兵楚州立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人赴是

時敵號托諾郎君者圍楚益急往來艱梗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自盱至夕且行且戰出没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立來懽迎鼓舞是時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豎以鐵箝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顔色屹然不變建康失守就命立攉楚州事時四年正月也然敵騎未退益兵不已用鵞車對樓飛砲架數百事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

者數十立皆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師掩殺敵大敗
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立又敗之至
五月敵號四太子軍者自二浙歸又寨於州之九里
涇欲斷楚糧道立又大破之會朝廷分置諸鎮嘉立
殊勲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
楚州初劉豫竊據鄆州聞立在徐州遣故人葛進等
三人齎書誘令供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至是又
遣沂州進士劉偲自鄆挾兩黥兵持旗牓誘立降且

言金人大兵將臨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公聞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牓於朝廷於是立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敵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長諸兵皆會孫村浦立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敵大敗奪器甲數千計諸小寨皆潰立私謂僚屬曰今敵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

先取京東已陷没諸郡窒敵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是時鹽城縣水賊張榮者乘亂鴟張立親往擒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而承州報敵復聚揚州立遂歸而敵再傅城立慨然曰敵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臨城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生致首領三百人敵以數十艘循潮河觀城立取火

箭射船賊趣往救則出兵劫之焚溺死者淨盡無餘擒渤海千户李藥師等五十人立每劫敵寨必殺獲不貲戓命偽於城頭張樂宴飲敵疑立在座立乃縋城潛入敵寨殺戮矣立念敵傾國而至憤懣激烈致三書於敵帥龍虎大王等曰爾擁金帛萬艘我以楚州全師能各見大陣較勝負亦英雄也敵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餘日矣敵併兵列大寨城下立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勇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

襲其背立跋馬回顧左右手奮兩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發五十餘騎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立以三隊應之敵旁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立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敵落馬者不知數是月十六日敵大進攻具鵞車洞砲架以千計薄東門又明日塡濠將進立率進備木寨臥龍穿火濠築月城靡不備忽報敵將分布兵馬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

將覲其詭計淺深且令此曹足馬只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忽自外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我終不能與國滅敵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絕而終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猶守旬日至二十九日敵聞哭聲知立死百計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傷巷戰雖婦人女子亦挽敵俱溺於水事聞天子震悼御史謂立之功近世一人雖張巡許遠不

能過詔輟朝一日特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賜謚忠烈與十資恩澤後復命官監護葬事建立廟宇以旌其忠時駐蹕越州令寺觀作仙佛齋醮為立及戰没將士資冥福所以致厚於其終者靡有不及觀立自起小校至為將帥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兕足蹈河海不少變渝與士卒同甘苦一飯必上下均濟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捷奏必言敵行滅矣無足憂者願上寬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

之略啓中興之運擢立於卑晦隱微授以淮南一道
其知之深矣右僕射兼知樞密院范宗尹當軸處中
與廊廟大臣皆嘉立忠義每於勸賞應酬於内者惟
恐後也而立亦不負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時王復之
子佾爲樞府官屬朝廷命專主楚州奏報聞立被圍
又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大將陳思恭會諸道兵
水陸並進責將帥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敵聞救
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無死將楚州得全必剛入

神之憤然觀其所建立足以震耀於世雖未能酬其滅敵之心而氣亦伸矣賛曰身與義不兩立義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專於報國忠孝之心託以死而無悔也觀立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帥所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先是詔州縣遇寇至許擕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爲也意其不忍與城俱亡使少假之肯與敵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襃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

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愯動萬世也張巡許遠皆出縉紳卿相之族聞見習熟臨難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奮不顧身較其時與勢比巡遠爲尤難也列其終始大節與攻戰百數特詳焉庶幾爲後世忠臣義士之勸

揮麈後録卷九

揮麈後録卷十

宋 王明清 撰

吳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皇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即復令張掛取宸奎榜入禁中說所書至今揭於松門仰見聖德謙仁之不伐也傅朋自云

靖康末駙馬都尉王師約之子球為龍德宫都監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盡從者悉為其掩有攜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時叔祖子裳為棘卿啓於上曰球誠可殺但倘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為敵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於是貸而不誅先人摹得其古玉印數十今假於楊伯虎文昺未歸

建炎己酉高宗蹔駐蹕於建康閩中禽苗傅劉正彥獻俘於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

裳請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上瞿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懽呼而出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談兵嘗爲康邸記室建炎初呂元直從而引用之驟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經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於戎機駕馭無術遂至紛亂平江一城最爲荼毒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

安置以死紹興巳卯其家自理詔復故官澤及其子時凌明甫掐為右正言明甫平江人也親見其鄉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迺寢吳越錢穆作收復平江記悉從紀實不能采其文華之要雖有浮冗之詞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子者自明越還師由臨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侵平江府午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踐官府民居廥廩積聚虜掠子女金帛乃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

凡五晝夜三月初一日出閶西侵常潤於是平江府
焼之既士民前後遷避得脱者十之二三遷避不及
或殺者十之六七謹按靖康之亂金人再至闕太上
皇帝淵聖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於睢陽改元建
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巳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
月初三日大駕渡揚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濟
巳廼歸國四月大駕西還駐蹕於金陵罷其府號易
江寧爲建康議者謂金陵六朝建國襟帶大江崗嶺

迴合兆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襄漢東壓吳越甄閩
荆廣之區四達之國也資其富饒基本王業以經理
中原收復京洛實為勝算開封尹杜充久司留鑰天
下屬望至是名赴行在命為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使
俾提重兵保諸路又請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
及宗室近屬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與之事者
悉從馬上獨與宰相呂頤浩暨三數大臣以次侍從
官留金陵治兵詔書有誓堅一死以保羣生之語士

民讀詔感泣奮厲以為中興之期可指日而慶矣杜公既有戍命淹迴未遣人心稍惑之閏八月一日詔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緒愛育生靈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狂追逐侵陵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言所議衆多未易偏廢軫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將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夫

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所宜何險可守何地可戰某地之錢物可運某郡之粟𣫍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於朕昔漢髙帝謀臣良將多矣都雒之計已定及聞婁敬一言而用之之意立決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三省可示行在職事官共條具以聞於是羣臣爭進避敵之計拜杜公尚書右僕射留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大

駕迴復南巡九月初四日駐蹕於平江府二十五日
詔休兵已兼旬可涓日進發詞臣引孟子巡狩補助
爲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倚以爲安至是惶遽失
望蓋前此駕後諸軍多阻亂不靜人既畏之又慮敵
騎乘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浙東閩部者而近者亦
自匿於山巔水涯之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守
臣又命同知樞密院周望爲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
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曾珏李貴俗號李閻羅者等悉隸

望節制又詔駕後諸軍盡命先啓行獨以禁衛諸班
扈蹕九月初四日駕興平江幸無釁其民復稍稍安
集周望遣諸將各部署所隸兵分護境内河内降賊
郭仲威領其下萬衆至自通州屯泊於虎邱山時大
駕駐會稽十一月有旨金人於和州欲渡采石及自
黄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
西爲迎敵之計吴人復引領望幸未幾建康府報是
月十八日硇砂渡將官張超失守敵登岸杜丞相遣

都統制官陳淬提領岳飛劉剛等二萬人分陣頭迎
戰又命王𤫊全軍一萬三千人相繼往來策應二十
日陳淬與敵遇於馬家渡凡十餘合日暮戰酣勝負
略相若會王𤫊領西兵畔敵擻鎮江府韓世忠江州
劉光世應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風循海道潛去於是
陳淬孫軍力弱不能當敵進逼建康城下守臣陳邦
光降之通判楊邦義死焉杜充相奔儀真收拾潰亡
移保淮甸大駕頓於越州之蕭山縣羣臣復勸南避

乃幸四明於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訪問所以為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荅而罷望歛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敵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徑劫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屬邑長興武康安吉遂侵臨安府之餘抗縣急趨臨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為守六日而陷渡錢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鄴遂逼四明以窺行在有詔周望湯東野等固守平

江等望自謂敵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遂倚郭仲威爲腹心俾盡護諸將與魯珏張俊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思恭屯楞伽山李閎羅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律村落五十里閭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斬隊將武節郎張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爲忠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顧望信以爲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平江城堞完壯而地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周望又竭取民財錢

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餘力以是入益安之過明年春正月而來傳言者多云敵自越州躡來路迈金陵或又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道宣歙趨當塗渡江而歸抗無足馬僕輸矣望等素不嚴斥堠而四境無尉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為信乃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汉復之功俊等行涉旬纔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走間道潛軍於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報金人

侵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於宣店走之平江之人

且喜且懼以俟後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

西山千艘命舟頭巡檢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

村二十一日金人侵吳江縣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

太湖民舟爲向導歸於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

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

出城留少壯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郭

仲威兵未合而迈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

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衆曰即發遣騎兵敵行破矣民慎無擾人猶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魯珏兵火廣化寺又火醫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害明日金人遂據城諸將奔遁潛伏外邑覘敵人之行也競以兵還三月初二日張俊至自崑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洞庭

李閤羅曾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仲威竊據之揭牓於市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十五日始有詔周望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兵焚之餘金帛錢穀尚多仲威即據城縱兵掠取晝夜搜抉不已遺民間訪舊居即執之笞責苦楚窮問瘞藏之物民亦寃憤故自金人南渡

硇砂破金陵廣德杭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蓋以兵多將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墮敵計則又再遭官軍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錢五百有自敵中逃歸者多困餓僵仆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藉道路溼港爲實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之形未有如是之酷也穆目覩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階亂之由與夫敗亡次敘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目之曰収復平江府記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爲吳人諱於不復云

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詔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刀明年除揚眞二州鎮撫使在郡長惡不悛劉平叔光世爲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禽仲威至麾下殺之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爲計議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邦衡上書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縁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金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

今日無故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且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戮商鑒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敵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爲草萊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奴隸朝廷之宰輔盡爲陪臣

天下士大夫皆當含羞忍耻反顔事仇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人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仇人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讎而不報

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
如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况金人詭詐
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
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爲慟哭流涕長
太息哉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人
况今國勢既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如頃者敵人反
覆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

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北庭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為心腹大臣而

不爲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
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以古議折
之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
遂非愎諫已自可知而乃建白令臺省大臣僉議
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臣共分謗耳有識者
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稱管仲相桓公民到於
今受其賜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展一匡之勲而爲
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欲舍中興之美而為

降王之事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

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

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臣議之矣嗚呼

身為執政不能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敵騎

長驅近還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

入頭竿之槀街然後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責爲昭州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蓋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編管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送其行云夢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陌黄流亂注更鋼

狄摩挲何處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
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疎星淡月
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鴈不到
書成誰與目斷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
大白唱金縷邦衡在新興嘗賦詞云富貴本無心何
事故鄉輕别空使猿驚鶴怨誤辟蘿風月囊錐剛要
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郡
守張棣繳上之以謂譏訕秦愈怒移送吉陽軍編管

棣乃擇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項筒過海邦衡與其骨肉徒歩以涉瘴癘路人莫不憐之至雷州太守王彦恭趯雖不學而有識適使臣者行橐中有私茶彦恭遣人捕獲送獄奏治别差使臣護送仍厚饟以濟其渡海之費邦衡頼以少甦彦恭繇此賢士大夫推重之棣訐邦衡後即就除湖北提舉常平乘軺一日而殂又數年秦始聞仲宗之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因朱崖幾一紀

方北歸至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八十餘而終謚忠簡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爲刪定

揮麈後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揮麈後録卷十一

宋　王明清　撰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於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

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翟無逸云

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踐揚之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於廊廡以待朝退一緑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緑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

般外方多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脱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於緑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倘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迴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緑衣以登回首揖康國而趨康國始知爲諫官驚悵恐怖脚蹙蹋子𩎟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是時有流言劉

剛據金陵叛剛知之束身星馳詣闕自明適康國翌日再造有黠袍後生武士復在馬康國反前日之轍先揖而問之曰適從何來武士曰來自建康康國遽問曰聞劉剛已反公來時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劉剛吾豈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國又慚而去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外舅云

傅崧卿子駿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時王唐翁張全眞爲參政子駿既至堂中諸公問以部使者郡太

守治狀子駁曰浙東提點刑獄王翮殊不識次欲啓
知明州張汝舟始悟適犯唐公諱矣思所以避之卒
然曰明州張守尤無狀頃刻之間二執政姓名俱及
之錢德載云

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
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
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
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朝揖絶勝

誠爲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縣貴
登政府乃謀歸祔於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改卜時老
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徙之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
之未還闕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爲名謁告於
外搔擾州縣遷謫而死趙宣明云
季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
同於光武有大勲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
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

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建炎末范覺民當軸下討論之制論崇觀以來汎濫受賞遷擢與夫入仕之人官曹殽亂宜從鐫汰自此僥倖之徒屏迹不敢出紹興辛酉御史迺言以謂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亟罷此文以安反側詔從之蓋是時秦會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鄭達夫爲相達夫與會之俱華陽王氏壻會之以其兄楚材梓屬於達夫會傅墨卿使高麗達夫俾

楚材以傔從墨卿補下班祗應洎回即以獻頌直赴殿試祐陵實録亦略載之又王顯道㬇以達夫壻冒寵位中大夫祕閣修撰且會之夫人同包也金彦行安節爲諫官嘗陳其事於會之疏中二人擯跡累年至是御史希會之之㫖以爲之地繇此二人俱被峻用不及一歳皆登從班

建炎末先人爲樞密院編修官被㫖專一纂集祖宗兵制書成進呈高宗皇帝覽之稱善諭宰臣范覺民宗

尹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爲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其書賜名曰樞庭備檢時秦會之爲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鈇字承可會之舅氏王本觀復之子會之心欲用之薦於上謂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偏旁相似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會之即應之云是也詔再除樞屬徐獻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爲中表而師川之族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上云

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録用之上從其請其後承可獻之皆爲貳卿會之並緣罔上率皆類此

紹興已未周敦義癸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户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敦義牒閤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即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即喻閤門

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隅下又明日敦義立螭頭
前懇之高宗喻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
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
儻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
出周葵與郡遂出守雲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
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
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義在郡
錫燕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

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紹興庚申秋敵人敗約復取河南故地秦會之在相位蹤迹頗危時馮濟川檝爲貳卿一日相見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慮獨君卿衮未測淵衷如何公其爲我探之翌日濟川求對啓上云金人長驅犯淮勢須興師如張某者當且以戎機付之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

濟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濟川云適觀天意檝必
被逐顧乞瀘川以爲畫繡至晚批出馮檝令與外任
遂以檝爲待制帥瀘南在任凡十二年張文老云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
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
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
降旨趣行公美勉强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
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

巳而竟没於嶺外　蘇少連云

馬子約純紹興中爲江西漕時梁企道楊祖爲帥每強盜勑下貸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屢矣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斷之後即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愬於朝俱罷去初熙寧中子約父處厚默知登州建言乞減放沙門島罪人處厚時未有嗣夢天

錫一子當壽八十仕至諫議大夫前人已記之矣子約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太中蓋官制前諫議大夫也

紹興丁卯歲明清從朱三十五丈希眞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讀至此啓云竊有疑焉朱丈云敦儒與先文皆秦會之所不喜此文傳播達其聞聽無此等語至掇禍明清云歐陽文忠與王深父書

云吾徒作事豈爲一時當要之後世爲如何也朱丈

歎伏除去之

近有名家子知郘州時辛永宗爲湖南總管駐劄郡下

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會之甫自北方來歸與富

季申爭寵指諸辛爲黨會之深嫉之及會之登師垣

既竄其兄企宗道宗郘守逆合按永宗冒請全俸合

計以贓會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閱實馬永宗實以

嘗立軍功許給有御札非僞守先以計取得之以送

秦矣秦既當路無從辯白竟準以盜論流端州盡籍其家以責欠選郡僚之苛酷者使録槖一簪不得與償既及數猶謂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其器勸酒今乃不見豈隱之邪殘刻有如是者呂稽中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措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

告我而遽爲是邪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

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

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云張子韶

榮茂世嶷爲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

以其舊主帥岳飛父子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云我

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

事汪即日上聞秦會之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

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

之儔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檜竟登從班汪許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 榮次新云

舅氏曾宏父生長綺紈而風流醞藉聞於薦紳長於歌詩膾炙人口紹興中守黃州有雙鬟小顰者頗慧黠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客至代謳人多稱之見於謝景思所叙刋行詞策後歸上饒時鄭顧道呂居仁晁恭道俱爲寓客日夕往來杯酒流行顧道教其小獲亦爲此技宏父顧鄭笑曰此眞所謂效

蟬也後來士大夫家與夫尊俎之間悉轉而爲鄭衛之音不獨二賦而已明清兄弟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須異於俗人者乃佳舊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數十年來則人人斆之幾遍國中矣

秦會之爲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閑却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爲對云今從韓世忠辟爲宣司參議官元承李任適同姓名上笑云非也

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名用仲舅云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戶侍令聲少有才名呂元直爲相薦爲删定官以憂去秦會之當國屢求官不報張如瑩澄與令聲爲中表令聲托爲扣之秦云廷暉與其靖康末俱位柏臺上書尼堪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繇是薄其爲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

傳秦所上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巳而言達於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知衢州江山縣適當亢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死獄中初令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監抗州稅任三載足迹不敢

登吳山將赴江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帥憲
既歸出城數里値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庭
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
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酷弟寬字
令威問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無所不通
紹興辛巳歲金主舉國侵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
德所照當必無它故詔書云歲星臨於吳分者是也
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名對奏事之際得疾

仆於撊前徐五丈敦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用其弟憲於朝憲無它材能不逮二兄後登政府命也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郎秦會之秉鈞措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日嚴曮爲少蓬權直禁

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
甲戌歳策士於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外舅方務德有聞見手記近事凡六條今悉録之錢遹
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文肅失眷亟上彈章既
拖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吴伯舉天用當制其詞
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吴罷去鄭
亨仲云鵬冠犯浦江境上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渠
魁痛毁時政以倖苟免寇謂遹受朝廷爵秩之厚如

此乃敢首爲訕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居浦江目覩其事汪彦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卭州士人費乂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廱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指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傒託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乂者獨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尋以告傒傒云

若爾其疾不復起矣因自道向來費乂等事實倞以告其丈後乂輩俱客死於路

政和初方允迪將就廷試前期聞御注老子新頒賜宰執欲得之以備對會允迪與薛肇明有連亟從問之乃云無有也一日入薛書室試啓書篋忽見之盡能記憶洎廷試果發問毛達可友得對策大喜即欲置魁選而强隱李淵明爲參詳官力爭謂其間賛聖德處有一二語病必欲置十名之後達可尤力辨既而

中夜思之時中人絡繹於諸公間萬一轉而上聞非徒無益乃議寘十二名猶在甲科是時陳彥方以術得幸又令使預占今歲甲科幾人彥云七人而中人輩欲神其說密喻主司僅取此數既而傅崧卿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執政子皆寘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紹興初經從嚴陵邢鈐轄招飯時老璫趙舜輔在焉坐間邢趙相語云頗記吾曹同在延福宫時事否趙唯

唯因叩其事邪云一日梁師成譚稹坐於延福宫門下二人實從主管西城所李彦者過門下馬致禮於譚梁甚恭既去譚謂梁早來聞玉音否可畏哉趙問梁何言答云適見李彦於掦前納西城所羨餘三百萬緡上顧彦云李彦李彦莫教做弄一火大賊來斫却你頭後怎奈何不數年彦果以横斂被誅

孟富文庾爲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廟堂與一二從官共議以謂不若乘時間隙分遣諸將削

平諸路盜賊其方張不易擒者莫如閩之范汝爲乃
以命韓世忠而世忠在諸將雖號勇鋭然病其難制
或爲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
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實藉其選衆乃謂孟人物
既厖厚且嘗爲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爲
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爲同簽書上意
已定時洪成季擬爲禮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
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値連數日假告而已甚

播初沈必先爲侍御史時嘗擊去戚季至是沈名還儁列戚季亦復爲宗伯以吕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戚季罷去上意以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一已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適訖前日除富文誤當戚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也然亦議定侯閎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在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自北邊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
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迓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
臣與内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敵人憚於暑行
后察其意虞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必須秋凉進發金
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約至對
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
悉皆懽然逐中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敵必
欲先得所負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諭指於韋淵淵

詞曰朝廷遣大臣在馬可徵索之遂詢於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粟悉受頤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敵人趣金甚急王雖所齎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攘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償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爲樞密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㬇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

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爲王言之不從晚乃自衷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敵人喜后即日南度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爲畏巳果大喜巳而后泣訴於上王甚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敵生它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敵廷至是秦爲王營捄回

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絶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爲開陳贈䘏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貳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罷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着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壻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絶竒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云此迺用前日之啓爲體修報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隱然

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爲判官日親見之

楊原仲愿秦會之腹心爲之鷹犬凡與會之異論者驅除殆盡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與原仲爲中表原仲爲之經營舉削改官得知蘄水縣往謝原仲款集醉中戲語原仲云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

歲所與渠書其間頗及秦之短尚記憶否公明初出無心也原仲聞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慮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整捨夜則多以人陰加防守公明屢求歸而不從深以爲苦如此者幾歲原仲移帥建業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館於玉麟堂後守諸司大合樂開燕守卒輩往觀優戲稍怠公明忽覩客船纜於隅岸亟與其親僕挈囊㬇而登之道去會散原仲呼之則已遠矣即

遣人四散往訪之邈不可得原仲憂撓成疾而斃蘇訓直云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既得志引

登禁路道弼侍其久要一日啓於秦曰某昨夕不寐

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還客之久在遐方者可

因赦内徙以名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

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

量翌日降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

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建中靖國初陸農師執政時天下奏案率不貸命農師語時相云罪疑惟輕所以獻上一門引領以望其生今一切從死所傷多矣時相然其言自是有末減者乾道初忽降旨揮云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爲奬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是時外舅方務德爲刑部侍郎入議云切詳今來旨揮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切恐

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貴之類州郡難以一切定斷今來除並不得將例冊引用外其有載在勑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並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勑文參詳到事理施行得吉從請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揮麈録輒以鏤板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中心藏之尚餘

不少始者乏思慮筆之簡編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棄而不録恐一旦溘先朝露則俱墮渺茫誠爲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謁之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釐爲六卷名之曰揮麈後録尚容思索嗣列於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清書於武林官舍半山樓

古之史官小事書於簡牘所謂廣記備言者在此
東漢以後傳記益衆皆以爲史筆之資然而詮擇
不精疑信相半紬書者病之汝陰王仲言家傳史
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
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渡江以來簡册散亡老成
凋落於是有攷焉曩嘗筆其所聞爲揮麈録既又
續之所記益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
自來也儻使遂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録云海陵王

禹錫謹書

雪溪公嘗著國朝史述仲言其仲子也其祖授學於歐陽永叔之門仲言又授學於李仁甫之門不惟家傳史學三世其師友淵源蓋有自矣前集中多載國朝巨典盛事茲集十有一卷法戒具見毫端自稱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俾趙甡之竊婦翁張鑑書以爲巳有者聞之不慙惶無地耶虞山毛晉識